

趕時間的人

不必靠得太近，就可以感覺到，眼前這棵老雀榕實在是太老太老了，一整把枝葉張開來，居然遮去大半個天空，村子的耆老從缺了牙的小時候就喊它樹公公，喊到白髮蒼蒼了，依然缺了牙。哈，樹公公到底多少年紀，幾百歲了？，還是幾千歲？我想沒人數得清。幾年前，有個中年學者握著鑽孔機，嗡嗡響，在樹身上鑽了個細細深深的洞，想數清楚數公公的真正年齡，不久後村長在村民大會上公布這份報告，報告上說：樹公公實際的年紀，大約九百九十九歲！

「大約」九百九十九歲，跟一千歲有差別嗎？聰明的村民，沒聽村長講完便一哄而散，害村長一人站在講台，超尷尬的。其實，大家的心裡頭都明瞭，無論樹公公多大歲數了，村子裡誰比它老？

我躺在老雀榕的樹蔭裡，對著外頭的太陽做鬼臉，太陽氣呼呼，要氣溫再熱個幾度，我彷彿聽到太陽沙沙啞啞的嗓子，說：若不把我曬成乾墨條，絕不罷手！啊呀呀！只是這片樹蔭太厚又太濃，這顆笨太陽，就算往身上再添上幾十捆柴薪，怒火旺百倍，也無法讓光穿透這樹蔭一絲！陽光突然間變得強盛，我發現所有的樹葉都興奮的張開來，將大把大把陽光全部封殺，拿來光合作用做糖果。

我在趕時間

我一派輕鬆的躺在樹蔭裡，要不是有頭牛慢慢走近，嚇我一跳，唉！還差點睡著。睡意跑光光了，我起身坐好，才看見牛背上坐著一位年輕人，面露微笑，臉上戴著一副讓眼睛看起來又迷濛又深遠的眼鏡，我不禁多看他兩眼，不料地面居然又晃來一堆走動的數字，數字走路哪！是活的呀，會呼吸嗎？有表情吧！沒錯，個個表情千奇百怪，有些長得既矮又胖，像是 8，有些則瘦瘦高高的，像是 8，密密麻麻的全擠進樹蔭裡。

我立刻把兩腳縮進來，讓出位置給一隻可憐的 6，它肥肥的小肚子，看來就要給 4 那一橫突出的筆畫給刺破了；另外有隻 3 更慘，被幾頭強壯的 0 壓在下頭，彎著腰，上半身看去便要對折下去，我想會變成 0 吧；還有隻 7 不斷的在跌跤，好不容易爬起來，又跌一次，我仔細瞧，才瞧出有個很頑皮的 2，總故意拐它一下，……。場面實在太混亂了。

年輕人終於有動作了，只見他環視一周，輕輕揮舞一支短竹竿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，所有的數字立即依照高矮排成方型隊伍，被罰站。

就這樣過了五分鐘，我再也忍不住，湊近年輕人，小小聲問：

「你是數學老師嗎？」我想應該是，數字最怕數學老師了。

年輕人轉頭看看我，微微一笑，搖搖頭。

「那是……賣計算機的商人？」我再猜，計算機是所有數字的運動場。

年輕人又搖搖頭，笑說：「原來你也看得見它們。」

什麼看得見它們！是指這堆數字嗎？我可以看得見，而且非常清楚，我指著眼前的 8，居然躺在地上，變作一根啞鈴。

年輕人說：「我是個趕時間的人。」

「趕時間？哦。那你一定很忙？」

年輕人笑一笑，說：「我不忙。」

不忙，那還趕時間？我雖覺得奇怪，不過我沒問下去，只覺得他的口氣有點冷漠，只好識趣的退回自己的位置，倚著老雀榕的老樹幹想繼續打盹。

四周又靜下來，靜了許久、許久，稍不注意，睡意又往我臉上沉沉爬來，我驚醒，連忙起身，一隻蜘蛛慌慌張張的從我的肩膀跳至交錯的樹根裡，躲進去，不久又露出牠八個眼珠子盯住我。

此時太陽斜向西邊，有一朵雲飄了過去，是想偷幾瓶日光帶回家偷偷化妝吧！周遭涼爽多了，我抬頭看看老雀榕，它今天似乎挺高興的，看來這整個下午做的糖果，比平時多了不止一倍。

一切都在如此美好，如此悠閒的光陰裡進行著。就年輕人和他的一堆數字讓我覺得疑點重重，要說趕時間的人，怎還待在這兒那麼久，不是趕時間嗎？

才懷疑著，趕時間的人，已經翻身上了牛背，揮舞著竹竿，數字們安安靜靜的，腳印亂糟糟的隨著牛步，彼此挨著，慢慢的往城裡的路上去「趕時間」……我舉臉看，真像一隻變形蟲，

就像個牧人

實在太好奇了，那麼多數字跟著一個年輕人和一頭牛，這景象可是第一次看，我思前慮後一番，決定跟著這群奇人怪字去瞧瞧。我跟上去，走啊走，跟了大段路，年輕人發現我在後面。他停下來，朝我說：「上來吧！走路很累。」

騎在牛背上果然舒服多了，我喘了幾口氣，看看四周，夏日午後讓遠方的田野灰灰茫茫，壓不住好奇心的蠢動，我鼓起勇氣又問問題：「你哪來的？」

年輕人轉頭看看我，好一會兒才說：「唔，不太記得了。」

這是避重就輕的回答吧！我又繼續：「這些奇怪的活數字是哪來的？」

這回他答很快：「人們的身上。」

啊？我不太懂這意思！人們身上有數字，那我身上也有囉，是不是考試的分數？應該不是，考試分數不是寫在人的身上。

「是不是身高跟體重！」我靈機一動。

年輕人又是搖搖頭，輕聲說：「不是。」

不是，那是甚麼呀！正要再問，年輕人告訴我：「我下去一下，因為我必須和那個人談談。」

路邊的公車站牌下，站著一個神情略顯焦灼的壯年人。

年輕人挪挪眼鏡，翻身下去，有禮的和壯年人談起話來，之間有段距離，我聽不太清楚他們的對話。不多時，中年人的身後忽然蹦出**3**和**0**兩個體型嬌小的數字，蹦著蹦著，**3**和**0**一下就蹦進數字隊伍中。

路的盡頭立刻出現一對公車大眼燈，轟轟的開過來，那個等車的壯年人一臉笑。

這一幕幕，我訝異的看著，等年輕人一上來，我馬上問：「**3**跟**0**這兩個數字是中年人身上的什麼東西？」

「時間，他等車的時間。」年輕人語氣很平常，好像這沒什麼大不了的。

我卻有些受驚，喃喃說：「那 3 跟 0 是時間……」

「30 分鐘，他把等車的時間轉送給我，所以就不必等那麼久了。你看，公車不就來了。」年輕人的解釋非常清楚。我很再想問些什麼，喉嚨卻卡住了。

只得繼續上路，我一路思索整件事情的前因後果，摸不著一絲絲頭緒。

又走不遠，一對小兄妹坐在路邊嚎啕大哭，妹妹的聲音早已哭啞了，年輕人和我趕緊都下了牛，趨前想安慰安慰他們。

我蹲下去，柔聲問：「你們怎會坐在路邊哭呢？」大概看我一臉慈祥，兄妹倆不再扯著喉嚨哭喊，只抽噎著：「媽哼嗯、媽媽、媽出……去了，不在……哼嗯家。」

「那媽媽什麼時候回來？」我問。

「不……知道。」

「要到晚上，」年輕人推推眼鏡，在我身邊輕聲說：「他們等了半天，應該還沒吃飯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！」我站起來。

年輕人臉上微微笑著：「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能看到。」

之後，年輕人決定幫孩子們拿走等媽媽的時間，有整整四個鐘頭，我看到兩個 4 字，從小孩們的身後彈出……不久，媽媽回來了，心疼的抱抱眼淚還沒擦乾的兩個小孩。

我說：「不應該讓兩個小孩待在家裡。」

媽媽說：「阿公在家啊！一定是午覺又睡過頭了，讓孩子跑出來。」

我不知道該說什麼，難道要我說，你的孩子被這位奇怪年輕人拿走四個小時？

不過，我還想知道所有不該發生過的事情：「你應該晚點才能回家啊？」

媽媽抱起小女孩，笑說：「是啊！不知為什麼，老闆要我立刻回家一趟。」

我沒話說了，心裡漸漸明白神秘年輕人「趕時間」的真正意思，原來，年輕人就像個牧人，只是他牧的不是牛羊馬，而是時間，人們不要的時間，一點也不想要的一段時間。

進城

帶那麼多數字往城裡走，以為會被踩、被輾、被撞散，一定是險象環生啦！年輕人看出我的疑慮，笑一笑，進城後，數字在人車裡鑽動，然而，我發現是自己多慮了。所有的數字彷彿都隱了形，沒有人看得到它們，除了我。

是啊！你能看得到時間嗎？即使有許多許多時間，躲在城裡的某處，藏在人潮的來來往往裡。

有那麼多人，真的就有那麼多的時間等著被遺棄，年輕人開始忙了，從許多路人身上獲得的時間，算著是越來越多了，身後的數字，0123456789，高矮胖瘦，行軍似的，擠成一團。

當晚，深夜時分，年輕人悄悄走進一間燈火通明的大醫院，年輕人說，要我看見這裡眾多的生命時鐘，緩緩移動的現象，我也開始覺得時針、分針和秒針在小學的操場上，一圈又一圈跑步的樣子，即使很累很累，好喘好喘，仍得堅持跑下去，誰說的，時間不

許暫停。

他坐在加護病房外的長椅上，和一個時間被暫停的病人，隔著一堵厚厚的牆對話。

「我還要睡多久？」這是病人虛弱的聲音，我聽得到。

年輕人眯起眼睛，望著醫院潔白的牆，我一旁看著，感覺到他看的不是空蕩的牆面，而是很遠很遠的遠處。

幾分鐘後，年輕人摘下眼鏡，揉揉雙眼，語氣悠悠的：

「我已經看到十年以後了，你仍然跟現在一樣，沒有醒過來。」

「唉！」病人嘆息著，然後請求他：「我想醒來，我還有事要做。」

「我知道，你是個好人。」年輕人說：「可是我無法就這樣讓你醒轉，除非你願意，把你的時間給我。」

「什麼時間？」

「你這段沉睡的時間。」

十年，這時間好長好長，病人思考起來，然後問：「我想醒來。」

年輕人戴回眼鏡，轉身揮揮竹竿，身後的數字堆跳出一個活潑的2字，他拿在手上掂一掂輕重大小，低頭說：「可以給你醒來的時間，我沒有那麼多。」

「沒關係，……」

第二天清晨，那位病人已不再是個植物人了，聽說是個好人，大家都說好人有好報。

昨晚的事情，年輕人說，這個好人會再睡十年，然後安靜的離開；他想救好人，可是身邊的時間都不能送給好人，因為，來自人們焦躁、痛苦，哀傷或無聊等待的時間太多了，換給好人也不能讓她醒來。他所能找到最活躍的那個數字，是一個想要快點長大的小孩給的，非常健康的兩年，非常活潑的兩年，好人會快樂的醒來，可是兩年以後……

我不知道這樣做好不好，對不對，我問他：「你身邊已經有太多時間，要怎麼用才用得完？」

年輕人望著越來越龐大的數字隊伍，微微一笑：「我必須用完它們。」

一場雷雨

在城市裡待了兩天，我覺得自己該回去了，年輕人說：「我必須跟你回去。」

「喝！」我喊一聲：「我不會有時間給你，零點一秒我都會寶貝著，就算是等待，也會讓分分秒秒都維持美麗的心情。」這樣說似乎有點不信任他，年輕人的微笑仍微笑著，不變。兩天下來他不停的收入時間，我數一數，他已經是大富翁了。

回村子的路蜿蜒又曲折，一樣的夏日午後，吹著炙熱的風，讓城裡的冷氣慢慢從身邊褪去，遠處，一大朵烏雲張著大口正在吞噬另一朵烏雲，化身更大的一朵烏雲，裡頭雷聲隱隱，太陽不知躲那去了，我加快腳步，想在雷雨到來之前回到村子，把騎在牛背上的年輕人和那群數字遠遠拋離。

沒多久，就看到地平線上冒出老雀榕矗立的身影，眼看天際整片暗去，我心裡頭更急了，一雙腿卻痠疼得無法加速。轟隆隆！震波傳來，跟隨著是拳頭大的雨水譁然落下，沒幾下我已全身濕透。忽然，一道閃光刺向我的眼睛，那方向，是村子！滂沱雨勢中再也看不清方向，巨大一個分貝的雷聲接著又打在我的耳膜上，我只得在路邊找塊大石

頭，把自己塞進石縫裡，避開這場大雨。

來得最急的雨，走得最快。只是，一切再快也快不過那一道閃光！

越接近村子，我越加確定，就是那道落雷，就是那道落雷！正巧不巧直劈老雀榕！閃電的偌大電流以秒速卅十萬公里的極速貫穿樹的全身，我趕到時，四周一片狼藉，嗅得到的全是濃濃的焦味！我連家門都沒進，和一群村人好友圍著頹然倒下的老雀榕，它可是我們永遠的樹公公！

我難過得無法言語，低著臉撿拾老雀榕四散的碎片，幾個人走過來，向我問好：「村長，這……老雀榕怎麼會？」

「它不是一直都站在村子口？不是一直都沒事？」

「它看著我們所有的人長大，早就是我們的一份子了。」

「都活那麼久了，老天還這樣對待它！」

我的表情一定很僵硬，點個頭，立刻彎腰繼續撿，他們原地站一會兒，也蹲下來，陪我一起撿。

焦黑的柴身，乾灼的葉片，我想我再也拼不回老雀榕巍的峨樣貌。

「村長，你看，這是一一」

一個村民興奮的抱著一整叢枝葉遞過來，要我看看，我不以為現在還能夠看見什麼好事，不過我應該看看，我伸手接過！

唔，被一層層枝葉密密裹住的，這是什麼呢？

這，像是已經稔熟的種子果囊？忽然間！我禁不住了，兩手顫抖著，我先緩緩剝去焦黑的外層，再輕輕摘下這些種子果囊，我翻揉著裡面的小小生命，捧在手心，感覺得到老雀榕的那股長長的呼吸、感覺得到老雀榕細心研製的糖果滋味！

藏在雲層裡陽光，驟然間全灑了下來。

這時，騎牛的年輕人，從逆光裡，也慢慢的趕來了，他無聲無息的停在我的身邊，他下了牛，依舊沒說一句話，眼前的景象是不是也讓他錯愕了？推推臉上的眼鏡，他的視線從橫躺的樹身，移向散落的、失去顏色的枝桠和葉片，然後落在我手中，一搓老雀榕的種子。

「我看到一段很長很長的時間。」他說。

「是啊，它已經很老很老了。」我回答的時候。那群數字漸漸圍攏在我們的腳邊。

十年和千年

老雀榕紀念館會在幾個月後竣工，接著，村子會為老雀榕舉辦多場紀念活動。我這個村長沒本領，真的只能為它做這麼一點點事而已。

趕時間的年輕人一直待在村子附近，收羅時間，直到我的忙碌告一段落。

那天，他來找我，約我在老雀榕原來在的地方，村子外，變得空空蕩蕩，風一吹就好幾里，毫無遮掩和阻礙，風聲中，他告訴我，他要離開了，

「我會再見到你嗎？」我問，我頓時覺得這位神祕的年輕人，像是我的老朋友。

「不會，」他從腰間抽出那支竹竿，遞給我，說：「所以，我把時間都要送給你運用。」

「喂，我哪有時間管這些數字啊！」嘴裡這樣說，我心裡卻訝異極了。

年輕人一笑，說：「這些數字都是時間，你有很多時間。」

沒想到他還會開玩笑咧！不過，這位神秘又和氣的年輕人，真的不再趕時間了，我接下了這根小竹竿，接下了一份神奇的工作。

十年會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嗎？

老雀榕千千萬萬個的孩子中，有一顆種子，在十年之後，在他母親站過的土地上，也長成跟母親幾乎一樣高聳、一樣宏偉的大樹了。

我變老了，沒辦法獨自一人走到城裡，不過還是喜歡躺在大雀榕的樹蔭下打打瞌睡。最近這幾年，村子裡的小孩也開始喜歡到大雀榕的身上爬上爬下的，玩得盡興，還會聽我說這株大雀榕和他母親的種種故事。

有個小孩認真的對我提出一個問題：「老村長騙人，這棵樹沒有一千歲，我爸爸說它只有十歲，跟我一樣大。」

我撚撚白乎乎的鬍子，想了想，解釋說：「十跟千，很像，差一撇而已呀！」惹來一陣開心的笑聲，大雀榕聽到了，也沙沙笑。

呵，這一撇，真的可以撇到十年前的今天了。

趕時間的年輕人，把時間全交给了我，並且教我如何使用這支竹竿來指揮時間，我聽他靜靜的說，那麼的輕描淡寫，那麼的雲淡風輕，他希望我把老雀榕留下來的種子種在土裡面，然後讓收集來的時間供小種子使用，要記得，不能一次給太多，慢慢給就好，一年給一百歲，十年，剛好長成一棵千年大樹……。

「可是，這些不都是不好的時間嗎？」我還記得他說過的每句話。

他一貫的笑容一直掛在臉龐，口氣更悠緩了：「嗯，每棵樹的成長不都是這樣嗎？」他說：「它們默默等著旱季過去，等著水災退去，等著嚴冬要走，等著颱風離開，十歲的小樹和一千歲的老樹，感受不會相同，你可以讓小種子在十年後長成老雀榕的模樣，卻無法讓小種子感受到什麼是一千年的等待！所以，這些『時間』，反倒可以讓加速長大的小樹明白這個世界多災多難。」

所以我完全懂了！我答應了他，願意接下這支神奇的竹竿。

年輕人微笑的摘下那副深邃的眼鏡，想一併給我，我搖搖頭，不想用它看到什麼，年輕人笑起來，轉過身，騎上他的牛，然後緩緩走上村旁的一條小石子路，荒野漫漫中，他不時回頭朝我揮手，我遠眺著他的背影，望著他越走越小，越走越小，走到路的盡頭，盡頭的一個轉彎，我看見他一個騰空，走進了雲裡頭，走向天空的深處。